

边缘的挽歌：地方采茶戏在当代文化版图中的式微与挣扎

肖能军

吉安市文化和旅游研究中心 江西 吉安 343000

【摘要】：采茶戏起源于明末清初赣南九龙山一带的地方戏曲，是采茶歌、茶篮灯发展而来的成熟剧种，是客家族群的劳动记忆和情感认同的载体。本文以赣南采茶戏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数据，对赣南采茶戏的历史渊源和艺术本体进行梳理，分析赣南采茶戏在城乡结构转型、方言消逝、数字娱乐冲击下走向边缘的原因，把赣南采茶戏放在日本能剧、意大利即兴喜剧等域外传统戏剧的比较视野中来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展以及“标本化”的风险。研究认为，虽然采茶戏很难再回到大众娱乐的中心位置，但是可以通过内容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和教育、数字、文旅等多渠道的传承，在当代文化生态中重新获得生态位，其存续程度最终取决于社会给它赋予的文化权重。

【关键词】：采茶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活态传承

DOI:10.12417/3041-0630.26.09.064

赣南乡村的露天戏台上传来采茶戏的锣鼓声，台下的观众大多为老眼昏花的老人，不到百米远的距离，却有年轻人在广场上观看网络综艺节目。冷热并置就是当代乡土文化景观的缩影。曾经的观者如堵的地方采茶戏，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渐渐地步入了边缘，成为了渐渐模糊的文化剪影。它为什么由盛转衰，又能否在效率至上的时代为自己找到一个立足之地，这是观察中国地方戏曲整体命运的一个切口。本文主要对赣南采茶戏的源流、困境、保护和新生进行综述，在挽歌的基调之上寻找可能的转机。

1 采茶戏的历史源流与艺术本体特征

1.1 从采茶歌到三角班的剧种生成

采茶戏的根脉深深扎在南方茶区的劳动土壤里，它不是凭空而立的，而是经过采茶歌、茶篮灯、采茶戏这三个互相重叠、紧密贴合的阶段层层叠加而形成的。在赣南、闽西、粤北等茶叶主产区，茶农在采摘季节里即兴演唱的山歌小调，最初只是劳作之余的自娱，体裁大多为山歌、号子和民间小调，乐句短小，音调朴素^[1]。随着客家先民在九龙山一带聚居定居，茶歌和茶灯歌舞互相渗透，逐渐形成载歌载舞的“两旦一灯”采茶灯，再发展成由二旦一丑或者生、旦、丑三个人物表演的小戏，由于角色行当少而被称为“三角班”。清代学者李调元在《粤东笔记》中记载，广东风俗，每年正月初一，打扮儿童为彩女，每队十二人，每人提花篮，篮中燃一宝灯，罩以绛纱……缘之踏歌，歌十二月采茶。寥寥数语就勾勒出十七世纪南方民间采茶歌舞的盛况。该剧种发源于江西安远县九龙山一带，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1956年正式定名为赣南采茶戏，后随客家人的迁徙和官员的调动而流播到闽、粤、桂、湘以及湖北黄梅、台

湾等地，被戏剧家田汉称为“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从田间的一声茶歌，到舞台上的一出小戏，采茶戏的产生轨迹就是一部茶乡社会的微观文化史。

1.2 扇子花、单袖筒与矮子步的地方编码

采茶戏的艺术魅力就体现在它所具有的高度地方化的表演程式和音乐语言上。最有辨识度的则是代代相传的三大表演——扇子花、单袖筒和矮子步，演员一手摇扇、飞舞如蝶，一手挥动长长的单只水袖，双膝微微弯曲、降低身段，“矮子步”前行，三者结合，既写意又诙谐，把茶农攀山爬坡、采摘、负重的劳作情状融入到身段里。唱腔以客家方言演唱，曲调来自于茶山号子、民间小调，婉转明快带泥土气息，剧目内容贴近生活，语言幽默风趣，男女青年恋爱、采茶制茶、市井邻里趣事等都可以入戏。在没有现代娱乐的农耕时代，集歌、舞、白、谐于一身的小戏，远不止是消遣。每逢节日或者农闲的时候，村里会邀请戏班上场演出，观众们前去观看，台下台上的语言交流、欢声笑语，地方戏成了维系客家民心、固守族群认同的纽带，也是代代相传价值观念和乡土记忆的桥梁。正因为一方水土的语言、信仰、审美和生计经验被编码到唱念做打里，采茶戏才不只是娱乐方式，也是研究客家语言、民俗、族群生存状态的活化石^[2]。

2 式微的多维症候与结构性成因

2.1 从全国剧种普查看地方戏的整体退潮

采茶戏的困境，放到全国地方戏曲的大盘里才能看清楚。2015年到2017年，原文化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工作，以2015年8月31日为标准时点，共摸清全国现存

作者简介：肖能军，出生年月：1976年3月，性别：男，民族：汉，籍贯：江西省吉安县，学历：大学本科，职称：助理级，研究方向：吉安采茶戏曲。

剧种 348 个，其中分布区域只在某一个省区内的剧种有 300 多个，生存基础本来就十分薄弱。纵向对比更加令人警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的《中国戏曲志》中记载的 47 个剧种已经全部消失，另外还有 17 个只有一两名演员、偶尔演出的剧种处于濒危状态。地方戏的退潮不是某个剧种的偶然遭遇，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一种结构收缩。采茶戏所处的观众老龄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尤为突出，露天戏台前点头称是的大多是熟悉唱词的老年群体，年轻一代的影子越来越少。一出采茶戏一般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节奏缓慢，方言繁多，与短视频时代被切成秒的注意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观看者换了一茬，懂得欣赏的人却没有人再继续下去，剧种的代际传承就在这无声的中断中消失了。

2.2 农耕根基的解体与文化消费的代际断裂

支撑采茶戏存在的，是已经迅速消失的社会基础。机械化生产取代了手工采摘，进城务工瓦解了聚族而居的村社结构，数字娱乐挤占了广场演出的公共空间——当一种艺术赖以生长的农耕文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它的衰落也就几乎成了一个结构性的宿命。方言使用萎缩造成年轻人听不懂唱词，程式化表演和当代审美相脱离，地方戏因而被冠以“过时”“土气”的标签。更深层次的断裂，就是价值判断的断裂。在以经济效益衡量一切的逻辑之下，无法直接变现的地方戏曲被悄悄地划入了“无用”的行列，但其实它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票房上，而在于它是地方文化的活态载体，是特定群体情感记忆的存储器^[3]。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理论认为，记忆不是单纯个人的心理事件，它必须依靠社会的框架才能保存和传递。采茶戏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一旦它消失了，它所依附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集体记忆就会无处安放，就像薄雾一样飘散。这也解释了市场逻辑为什么不能对采茶戏的去留做出公正的判断——它没有被纳入任何一张财报之中，但是却沉淀成了一个人确认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的精神坐标。剧种的衰落，所以从来不是少了种戏，而是少了种记住自己来路的方式。

3 比较视野与制度性保护的限度

3.1 域外传统戏剧的存续机制

地方戏曲的生存危机不是中国的独有情况。日本的能剧、意大利的即兴喜剧也都遭遇过观众老龄化和传承乏人的困境，但它们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和时间是不一样的。能剧早在 2008 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依靠相对稳定的流派传承、专门剧场和公共资助来维持技艺的活态延续；意大利的即兴喜剧依靠戏剧教育、节庆展演和学术研究的多重支持，把一度濒临灭绝的面具表演传统重新接续起来。这些经验的共同之处就是较早地形成了立法保障、资

金扶持和教育传承互相衔接的长效机制，使得传统艺术既得以被记录，又能够在当代继续生长。更重要的是，域外的成功不是把旧剧“冻结”起来，而是守护本体的同时给它留出和当代对话、自我更新的空间。它们告诉我们，剧种的存续不能只依靠艺人的个人坚持和观众的自然喜好，而要有一套使它得以再生产出来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生态^[4]。

3.2 中国非遗保护的进展与“标本化”风险

近二十年来，中国对于地方戏曲的制度性保护不断加强。2006 年赣南采茶戏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 IV—65），历史文化价值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2013 年赣州被批准设立国家级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把单一剧种的保护扩展到对其文化生境的全面保护；2018 年至 2020 年连续举办了三次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全国 348 个剧种的代表性作品先后在舞台上亮相。2021 年以后开始实施濒危剧种公益性演出项目，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全国 227 个没有国办团体或者只有一个国办团体的剧种进行免费或者低票价演出的支持。力度不能说是大，但隐忧随之而来，当保护偏重于建档、录像和展演式留存的时候，传统艺术就有可能被制作成博物馆里的标本，失去其灵魂——脱离了日常的演出场景和方言社群的即时互动，地方戏纵然被完整地记录下来，也难免沦为陈列柜里的文化遗骸。制度的力度固然重要，但方向更重要，保护的目的是将剧种锁在展览橱窗里，而是给它创造一片可以自然生长、与人群日常往来、与人血脉相连的文化土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把文化多样性看作是人类独有的，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也发出警告，全球化把世界连成了“地球村”，但也会产生文化的同质化。守护采茶戏这样的地方艺术的意义，在于守护住人类文化基因库中一段不可替代的编码，而守护的关键不在于封存，而在于让它继续呼吸。

4 创新实践与生态位的当代重构

4.1 内容与形式的创造性转化

困境之中，赣南采茶戏给出了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回答，它并没有被旧调所束缚，而是在保持剧种本体的基础上大胆求新。2011 年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有八子参军、2014 年获得的有永远的歌谣、2021 年获得的有一个人的长征，三次获得国家级舞台上的立足之地。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就是用采茶戏的歌舞特点来承载厚重的时代题材，把“三大表演”的传统身段嫁接到现代叙事上。以皮影戏表现马、骡子，花姑唱客家山歌、邱排长唱采茶新腔、谷小姐唱美声花腔等多姿多彩的民间歌曲和戏曲形式并用的方式，使原本单一的皮影戏艺术形式得到了丰富，并且保留了其独有的独特韵味。新生代演员的成长也十分重要，梅花奖得主杨俊等一大批中坚力量使剧种的技艺和人气得以延续。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些创新

并没有用牺牲剧种辨识度的方式来实现,不论是题材多么接近当代,扇子花、单袖筒、矮子步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程式依旧在舞台上存在,观众一眼就能认出这是采茶戏,守正与创新各自有分寸。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上,赣南采茶戏《观灯》用客家方言、矮子步、单袖筒的鲜明元素惊艳了全国性的舞台,从田间地头的小戏一跃登上了全国性的舞台,正说明传统程式和现代舞台不是互相排斥的,转化得当的老戏就能吸引新的观众^[5]。

4.2 教育、数字与文旅的多通道传承

使采茶戏重新融入当代生活,不能仅靠专业演出来实现,而应该开辟更多的途径。戏曲进校园为培育苗圃提供了途径,有数据显示,大约有17.89%的受访者是通过校园戏曲活动接触到戏曲并开始喜欢上它的,当采茶戏的基本功走进课堂和社区少年宫时,孩子们稚嫩而认真的扇子花、矮子步,就是剧种最朴素的“种子工程”。数字传播改变了非遗的可见度,据行业报告称,到2019年4月为止,仅抖音这个平台就覆盖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一千二百多项,戏曲属于其中播放量较高的一类。把采茶戏经典唱段、台前幕后拆解成适合移动端的短内容,可以让它在年轻人的指尖被重新看到。文化旅游同创意产品相

结合,给剧种寻找自我造血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依托客家文化生态和茶乡风物,将采茶戏打造成为具有可观性、可体验性的地方文化名片,既扩大了受众面,又让传承不再仅仅依靠财政输血。三条路径并行,不是让采茶戏回到大众娱乐的中心,而是帮助它在新的学校、屏幕、景区等场景中找到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生态位,不需要声势浩大,但能稳定地存在。理想状态就是它在保持核心特质的基础上自然演进,既不能让它自行消亡,也不能被僵化地封存起来。

5 结语

采茶戏虽然不能再次占据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心,但是它在当代文化版图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是完全可以的。安远九龙山的一声茶歌,到央视舞台上的惊艳亮相,说明传统并不是在现代化面前节节败退的,关键在于今人愿意给它保留多少文化权重。文化馆中老艺人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压身段、甩水袖,动作虽稚拙,但眼睛中有光,这是小而美的珍贵瞬间,是地方戏的未来,虽然不那么热闹,但是有传承者在,在某个时刻会触动人心。我们这一代人有无智慧、定力去守护这些边缘的传统艺术,答案既是文化版图是否丰满的问题,也是文明传承者历史自觉问题。

参考文献:

- [1] 罗贞祯.赣南采茶戏表演中的虚实融合策略研究[J].喜剧世界(上半月),2026,(4):67-70.
- [2] 董冰华,尹莎莎.赣西永新采茶戏音系及音韵特点[J].今古文创,2026,(8):142-144.
- [3] 闫可馨.自媒体时代赣南采茶戏的传播困境与破局路径[J].尚舞,2026,(3):51-53.
- [4] 李紫露.赣南采茶戏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J].尚舞,2026,(1):99-101.
- [5] 陈强.采茶戏的传承与创新思考[J].贵茶,2025,(3):13-15.